

陈婷筠的隶书是有传统根基的。她曾深入《曹全碑》《礼器碑》《西狭颂》等及汉简,入中国传统书法殿堂,情系汉碑隶隶,终沉淀而得悟脱胎。婷筠的笔墨中有着辩证性,拙中见巧,吸收古隶书的常规法度,有意夸张,却又在笔墨的浓淡、轻重、动静、疾徐中有所兼顾,有老藤盘豆,亦有古树新枝,艺术处理力求平衡。一介女子,却以阳刚取胜,注重拙中见巧,存“童稚携壶浆,相随饷田去”的天真,纯净朴憨,且智且愚,性情率真,将北碑的雄浑之气贯行笔之中,含汉隶之法度,且上承汉简的灵动,同时融入自己的个性,洋溢着古雅书卷之气。观其笔墨,线条厚重朴拙,端严宏阔,大方自在,入古而出,“文”“质”相融。

婷筠对情感的有效把控可谓抓到了笔墨感人的钥匙。须知激情是书法家生命温热的艺术外化,是作品传世的特别通行证。谁能设想《祭侄稿》若被抽离了哀愤,将是何面目。婷筠的隶书,有狂狷,有静穆,激情中蕴含了其对书法发自内心的挚爱,笔墨内容有深入而独到之思,激情成为她完成笔墨抒写的“驱动器”。可以说,她既是用笔书写,以物寓情,也是以笔墨抒情。而其隶书中的激情,绝非设计而出,而是个性的自然流露。

秀外慧中的婷筠是作家中的书家、书家中的作家,其散文曾获冰心散文奖、老舍散文奖。她痴迷书画辞赋,入情翰墨的“醉竹枝”系列,多是她逢事遇境而得的自作诗”。而她却自称是模仿旧体诗词的“打油诗”。看似信手拈来,却才华横溢,颇有古风,这从她的《宣莲》可见一斑:“春天想宣莲,玉肤露水面。小荷尖尖角,蜻蜓舞翩跹。夏日想宣莲,蛇紫嫣红遍。花芭次第开,壮藕润泥鲜。秋风想宣莲,采莲云溪边。莲蓬



二胡,也叫“胡琴”,是唐朝一个少数民族的乐器,一直流传至今,深得大家的喜爱。一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二胡,其实是由琴筒、琴皮、琴杆、琴头、琴轴、千斤、琴马、弓子和琴弦等部分组成的。别看简简单单的二根琴弦,外行人还根本无法操作。可到了懂行人士手里,一提一拉,马上就能发出美妙绝伦的音乐。

1978年6月,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第二次访问北京,指挥中央乐团演奏了弦乐合奏《二泉映月》,大获成功。第二天他在中央音乐学院聆听了民乐系17岁小姑娘姜建华的二胡独奏版本。那如泣如诉,悲痛苍凉的旋律,不时冲击着她的耳膜,听着听着,小泽先生忽然掩面而泣,突然,他从座椅上顺势跪了下去,众人大惊,他却以东方人特有的虔诚说:“这种音乐应当跪下去听。坐着或站着听,都是极不恭敬的。”并说要是早一点听到小姑娘的二胡独奏,他是不敢指挥乐队来演奏它的。由此看出,大师对音乐的敬畏,完全是发自灵魂深处的。

我对二胡的记忆,可能要追溯到20年前,好像是2000年春节,正月里

萧湖坐落在淮安城区的西北角,西门与古运河隔堤相望,西北与千年古镇河下相依。南边不远处,有两处古建筑,一是韩侯钓台与漂母祠,为纪念漂母当年善待韩信赐食的故事。一是古枚里亭,民国初始建,是纪念汉赋大家枚乘父子的建筑。

西门的造型很特别,两扇对开的门,有着广迎天下客的盛情。门特别高大,明丽的黄色,很有佛寺寺庙的味道。说它是门,因上面有铜质的门环,说它是书,北门是三本书,南门是两本书,且两门不对称不等高,很少见! 南北对开的门,北书:淮安河下志,南书:淮安河下园亭记。看了说明方知西门的寓意:书香门第! 仿古书《河下园亭记》的造型而建,真是匠心独具!

从西门入景区,往东是莲花街,往南是主景区,路旁植树栽花,湖旁长廊钓台,湖水倒映着远方的灯光塔影,一派湖光水色。萧湖又称萧家湖、珠湖、东湖和学士湖,与勺湖、月湖并称淮上三湖。勺湖是家养的湖,早就成为勺湖公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月湖,安居在小区住宅的一隅,被视为寻常。只有萧湖,一直是野生的,一任植物枝繁叶茂,湖中鱼虾悠游,林中鸟儿淡天。人生有味是清欢,这儿的清欢不是口福,而是眼福,是内心的感觉。尤喜深冬时节,远眺湖心,就是一幅疏淡相宜的水墨画!

风格独具的陈婷筠隶书

杨文丰

溢香乳,醉倒南浦汉。冬夜想宣莲,残荷迷雪片。誓保冰洁身,继续待来年。”

正是因为诗文家的背景,使她的书法一扫拘谨、古板和机械,洋溢着文人气。诚如聂圣哲教授言:“她的书法和她的诗歌、散文如出一辙,具有心灵表达的直率,没有一点矫揉造作,毫不掩饰地把内心里最纯、最美、最热情的心境映照出来。她的才思通过文字与书法,形成当代语境与审美条件下巧妙的美感与情感的闭环,是一道难得的风景线。”

婷筠的书法,融入了她独特的人生经历,有着生活的泽火,有着其对生活的个性理解和超越。婷筠出生于江南山村,小小年纪就要边上学边牧牛,而且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近10年的时间。初中毕业,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漂泊谋生。苦难、贫困和艰难的经历,深化了她对人生的理解和领悟,激发着她对美的向往。梅花芳自苦寒出,生活对婷筠的磨砺融入其笔墨并夯实了她对书法艺术的追求,其隶书中的道劲、沧桑、朴拙之味,犹如历经风霜暗香四溢的古梅,绝非偶然。

读婷筠的书法,会让人想及她何以会选择隶书? 我以为这和作家选择散文、小说,诗歌还是剧本为自己的写作文体类似。最终定格何种文体,与其说是作家的选择,不如说是作家的心性和文体互相发现乃至和鸣所致。出乎强求者,笔下未必必有大气象。她在谈到自己的经历和何以选择隶书时曾说:“幼时即喜书法,听乡间邻人说我早逝的爷爷不仅是村里的会计,而且写得

一手好隶书。2011年有幸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,时常流连于书画展,于是便对书法更加执着。结业后回到厦门就开始专注临帖,几乎每日临池不下10小时,乐此不疲。我幼年丧父,家庭贫苦,但乐于助人,嫉恶如仇。过早颠沛流离的生涯使我的性格在内敛与奔突之间挣扎。因此,研习书法首选隶书入门,或也可说是性情使然。我觉得篆书过于古整,而由隶书演变而来的楷书流于方正古整,透着贵族气息。行书又过于潇洒飘逸,跳跃跌宕。而从篆书中脱颖而出的隶书,字体扁平,蚕头燕尾,敦厚拙朴,轻重干湿顿挫间彰显风霜沧桑,最能显示书法造型艺术的美感和艺术欣赏价值。我痴迷隶书,或者说,是隶书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且坚韧的那一部分,隶书契合了我的性情经历与生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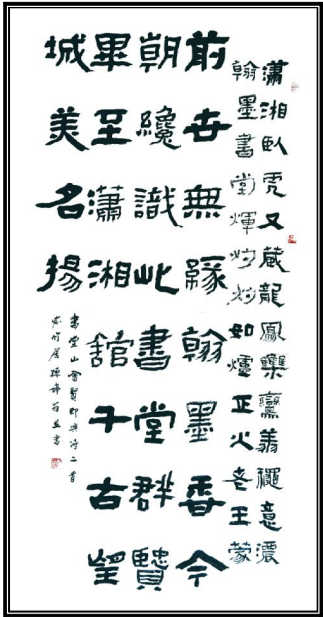
的确,篆书圆、楷书长而纵,多规整禁锢,少个性张扬空间;行书、草书走入随意。“如龟如鼈,方功古拙”的隶书,是对篆书的革命,尤其竹简隶书个性张扬,少“镣铐”,颇有点画代替线条的趋势,画面感很强。中国自古书画同源,诗书一体。婷筠还以隶书的技艺写竹,诗词“醉竹枝”系列与竹相映成趣,令生命充盈。有限制却不拘谨,艺术变幻空间颇足的隶书,这似囹圄却抗争,变幻空间颇大的书体,与婷筠的心性更容易“一拍即合”。

一个人,能够追求与自己生命本质契合的事业是幸运的。诚然,一个书家能否写出鲜明的、独树一帜的风格,却又是人生的另一课题。于文学艺术,风格真是太重要

了。得风格者生,唯风格才是传世之本,风格自然包含了形式与内容。风格就是特色,风格就是质量,风格是永恒的生命。作为依赖内容而形成美更重要的书法艺术,无风格的墨迹会因大众化而流入流俗。

婷筠正值盛年,以风格独特、辨识度鲜明作品在书坛已崭露头角,凭其每日临池不下十小时的对书法的挚爱 and 坚韧的艺术追求,假以时日,相信她的隶书创作将会取得更加丰硕而令人欣慰的成绩。

陈婷筠,笔名怡霖。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作协书画院艺委会委员、福建省书协会员、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理事、福建省青联委员。著有散文集《岁月追风人》《月上柳梢头》《追梦霞满天》《人约黄昏后》等,诗集《眉眼盈盈处》,书法作品集《婷筠嬉墨》。



二胡之美

季 川

人们欢度节日的气氛还没有散去,有天晚上我去村里舅舅家串门,老远就听见他家传出一阵悠扬的二胡声。进屋一看,原来是舅舅兴致很高,正在拉《梁祝》,仔细听,那美丽、凄婉、动人的爱情故事就会随着音符翩翩飞来。我知道《梁祝》最出名的是俞丽娜的小提琴版本。不过,年轻时就爱好二胡的舅舅,由于平日经常操练,他也能够熟练地拉出自己拿手的二胡版《梁祝》,不为别的,纯属自娱自乐。

记得十年前,我在一家公司谋职。年底公司要搞一台晚会,动员有才艺的人上台露一手。我们几个老同事立马推荐隔壁部门的老王,据说他是二胡高手。年会开始前几天,我们遇见老王,急于问他表演啥,他每次都是卖关子,笑说到时候就知道了,搞得我们很是期待。

登台那天,没有想到老王换了行头,不知道在哪弄来一套少数民族服装,提着二胡上台时很有范儿。大家屏住呼吸,静候开场。一开弦,原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《奔马》,好家伙,几个音符就把我们引向那辽阔的大草原,蓝天白云下,无数骏马奔腾向前,从缓到疾,气势磅礴。草原深处,我们感觉马蹄声仿佛已经飞扬起来,把我们听得如痴如醉,大呼过瘾。原来看上去比较柔弱的二胡,能够把那么壮观的场景演绎如此淋漓尽致。

二胡的气质是质朴的、纯粹的、民间的、接地气的,二胡之美,其实是不加雕琢的时光之美与境界之美。它的叙说可以是哀婉的、忧伤的,也可以是轻灵的、细腻的,还可以是奔腾的、激荡的。

拥一把二胡入怀,缓缓走来,人生或跌宕起伏,或风平浪静。听一段二胡曲子,慢慢归去,生命或删繁就简,或大彻大悟。

萧湖，难掩秀色

李梅芳

粗布晒服,难掩秀色!一番修整后,草丛小径成了眼前阔路,湖边的植物错落有致,亭台楼阁古朴典雅。一个帆影楼,让湖景增色了许多。三层,飞檐翘角,在灯光的映衬下非常别致。此楼原为僧人所建,是古代文人墨客把酒观帆,闹中取静的佳地。喜欢这两句诗:看取莲花知不染,绿芦深处棹歌来!悠闲自得的状态一下子显示出来! 运河与萧湖隔岸相望,明清时期漕运最为繁忙,运河中的船只来往频繁,静坐观帆,安赏繁华,是怎样的境界?

明清时,萧湖的声誉驰名于江淮:是村仍近郭,有水可无山!湖景之美,可见一斑!如今在帆影楼的东侧,建有迎风水榭,侧有长廊曲行于水面,于湖光水色中把酒临风,于清风明月中吟诗作赋,岂不快哉!

白天看萧湖,看不尽的是景点风光,人文历史。晚上看萧湖,则又是一番景象。音乐,喷泉,彩光共同建造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。喷泉跳起水上芭蕾,与声音相和,与光环缠绕,喷泉时而温柔,时而勇猛,时缓时急,所形成的图案与效果不是



春 曲 祁兰英 作

春 风

张宜安

轻吹薄面影无踪，掠过山河万木葱。
堤柳秀姿丝条舞，野花炫耀味更浓。
诗人吟颂田园景，紫燕飞来唱和匆。
寒去去年伊送暖，此风飒爽不言中。

萧湖，难掩秀色

李梅芳

语言能道尽的。人群中时时传来的赞美声,很好地诠释了美妙的效果。神奇的光柱在萧湖景区的最高建筑状元阁上抚弄出多种图案,状元阁在迎风水榭的东边,为纪念状元沈坤所建。沈坤做官后,因母去世而回淮守孝,遇寇寇在沿海地区作乱,他组织起乡人,奋勇杀敌,是位抗寇英雄! 状元阁的建成,有着它特殊的教育意义,既纪念沈坤也激励后人:保家卫国!

边欣赏萧湖的美景,边绕湖行走,穿巷,越桥,又走到莲花街上。萧湖景区以莲花街为界,分为南北两区。著名的教育家陶行之在莲花街旁建立新安小学,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,校长汪达之带领14名主学生成立新安旅行团,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,为解放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。如今汪达之墓就在新安小学的旧址旁,在同济桥与倚玉桥之间,一个白色栅栏青松围绕的清静之地。当年毛泽东主席收到新安旅行团的来信后回复:努力工作,继续前进,争取新中国的胜利。这些话被再现在萧湖景区新建的毛主席诗词碑亭中,既缅怀伟人,又弘扬了新安旅行团精神。

了。得风格者生,唯风格才是传世之本,风格自然包含了形式与内容。风格就是特色,风格就是质量,风格是永恒的生命。作为依赖内容而形成美更重要的书法艺术,无风格的墨迹会因大众化而流入流俗。

婷筠正值盛年,以风格独特、辨识度鲜明作品在书坛已崭露头角,凭其每日临池不下十小时的对书法的挚爱 and 坚韧的艺术追求,假以时日,相信她的隶书创作将会取得更加丰硕而令人欣慰的成绩。

陈婷筠,笔名怡霖。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作协书画院艺委会委员、福建省书协会员、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理事、福建省青联委员。著有散文集《岁月追风人》《月上柳梢头》《追梦霞满天》《人约黄昏后》等,诗集《眉眼盈盈处》,书法作品集《婷筠嬉墨》。



14岁进城读书以前,我藏在大山里半步未离。孤独的童年在崎岖山径上光着脚丫风一样奔跑,看太阳从山上出来,风从山上刮过,雨从山上跑过,月亮从山巅婆娑树影中来,温柔洁净的脸写满宁静,隐隐的笑。

蛰居小城一隅春秋廿载,不知何时早已弄丢了夜里边走路边看月亮的习惯。繁杂生活间隙,偶然得闲在自家门前小院静立,举目忽见平整楼头一轮新月,竟又惊又怕,似在不堪的日子街头撞见魂牵梦萦的故人,心里没来由的慌乱。她那惨淡细白的脸带着无言的伤,陌生,凄冷,直穿心房。

我的目光悄悄游移,不知该落在哪个角落,地上满是月的清霜,无处可逃。

城里的月光太逼迫。我想念山里水汪汪的月亮了。

“峨眉山月半轮秋,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发清溪向三峡,思君不见下渝州。”李白的美丽诗篇,在歌者浑厚苍远的声音里反复吟唱,从此山月入梦来,夜夜起相思。

仲夏时节,酷暑难耐。各自奔忙多年未见的好友忽来相约:今晚上桃源住一宿? 大晴天,夜晚山上有月亮。一句话把我心底的愿望点燃!

迎着夕阳,相约五人乘着越野车往县城的西南方向走了——左安桃源梯田,我们来了!

刚进入白云村口,摇下车窗,吹过的山风带来湿润的凉意。过白云,驱车上桃源山,月亮紧紧跟随身后,在盘山道上转来转去,留下一路清凉树影。

月光领着我们,声声犬吠牵引下,上了桃源望天丘西边后山腰,在修葺一新的农家土坯房里放下了行装。东山初升的月斜倚天边一角,就在山居对面横躺着一条长龙似的脊梁上,紧挨着浅浅暗灰的山峰折线,站在山顶定能摸到月亮的脸!

门前院落插满竹篱,篱笆墙上缠绕丝瓜又密又长的藤蔓,淡黄的花朵错落低垂,夜风中自由摇摆。搬出竹椅小憩,听夜蝉鸣唱,歌声不疾不徐,悠悠然和着山风飘荡,让你渐渐放下心来。山涧里,水田埂草中一阵接一阵的蛙叫,一声有一声无的呼唤应和声里,似嘴里含着口清泉水般轻柔,只觉得此番此起彼伏的大合唱优美和乐,也不似城郊平原一群老蛙硬邦那粗声粗气的大嗓门,不耐烦的冲天叫嚷,让你只想捂住耳朵快些逃。

今夜十五,月正圆,碰巧又赶上好天气,蓝色的夜空光明澄静,云朵撒开洁白的缎带铺在月亮下面,清辉照彻薄薄的云带,洒向万壑群山,夜雾轻笼的山梁只留下模糊的背影。大山深处有人家,点点灯火嵌入山崖的皱褶里,在夜风中闪烁明灭,如天上星子撒落人间。

夜已深,水一样清白的月色增添了山风的凉,我们来到山谷里,三两人漫步竹林间。风摇竹枝发出细碎轻吟,月亮躲在竹梢,静静俯瞰风林,还有林下徘徊的清影。细软的竹梢儿随风轻轻抚她皎洁的面容,她那清凉如水的目光看向我们,直达心底最细微柔软的地方,迎着那温柔眼波,默默相望,只有欢欣,只有安恬。

多么沉静的夜晚!我们在林下流连,近午夜回来小院,老表端来几盏清茶。高山泉水冲泡的自家手工茶,青绿的叶片在透明的杯中伸展,分分钟秒焕发生机,如刚采来的鲜叶,闻一闻口鼻生香,清气满怀。不敢贪欢独饮,且将新茗邀明月,留与人间共清欢。

守着一盏茶,恋着一轮月,静坐深山里,无语不忍离。

子夜时分,月到中天格外明,对面层层叠叠的山间梯田线条渐次分明起来,山顶朦胧的树影也变得枝叶清晰可辨。天上的星子捉迷藏似的不见了,只有东方的启明星更加灿烂,相伴月圆。天空蓝得透彻,丝丝缕缕的云絮都随夜风走远,不见踪影。我们的目光停在天上,游走山岗,掠过一垄垄缠绕山腰墨绿深黑的禾苗,倾听它们啾啾夜露,拔节生长的细微声响。忽然,对面山梁上出现一个白点的点,在动! 我不由立起身,急急揉眼再凝望,是一匹洁白的骏马! 它高高地扬起头,脖颈上长长的鬃毛在风中飘拂,有力地甩开尾巴,密集的尾毛纷纷扬扬散落。我捂紧胸口,疑是天上的白龙马恋着月色,来到人间!

许久,才轻喊一声:快看,白马! 朋友们扶着竹篱,踮起脚尖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,确是一匹骏马! 大家屏住呼吸,生怕惊扰了它。有人轻轻拉开了摄影机的长镜头,几个脑袋争相挤在一起,细看分明,它通体纯白的毛光洁整齐,修长的脖子向天空扬起来,矫健的身躯半隐不现间,粉色的鼻头随着呼吸轻轻翕动,望向月亮的清澈眼睛里漾出一层水濛濛的轻雾。

这种福的美好,天上的神驹,原是山里人放牧的野马,春去秋来任它大山里奔跑,山岩下安眠,饮山泉,啃青草,无论走多远,它总不离开这座山。直到漫山霜雪初冬时节,它才自然回到主人的茅舍里避寒,一年美好的工作也开始了——主人为它挂上绣花的马鞍,让它驮着山里披着红嫁衣的新娘子,沟沟坎坎中跋山涉水,一步一步一个脚印送往陌生而令人激动的夫家,让女人在新的地方生根,长叶,开花,结果。一路上啾啾声声,带引着一个个山窝里冬闲的女人领着孩子涌出村口,看一带娇羞的新娘,回想一番当年自己初为人妇的鲜嫩水灵模样。

月光下,一匹白马的丰神美韵令我回想山乡旧年婚嫁胜景,而今在我的故乡已难寻旧迹。唯在这桃源深山里,古朴的风俗尚存一息,是否牵住四方流落的大山儿女回乡的脚步?

夜向晨,月光如昼,忆当年,月下的孩子捧书识字,伴天井边坐在小板凳上的老婆婆眯着眼睛织麻纺线。书页哗哗响过,月光流水淌过,阿婆将漂青的苎麻绕成小团浸在瓷碗里,轻轻指尖抽丝拉线,鱼肚形的竹篾箩里细如发丝的麻线乖巧地躺下,一圈一圈纹丝不乱。一夜的月光里千透后柔韧绵长再也扯不断,如时光等着待嫁的女儿素手来拈,织成千丝万缕的缝衣线,在清亮的溪水里千锤万打,只为缠住心上人一生不变的眷恋。

山里穷孩子求知若渴,或都有过宁静夏夜里对月苦读,家中妇人昼出耕田夜积麻的深远记忆,大可不必避壁偷光。大山的孩子一生感念上天自然的恩惠,这一切不是哲思者的回归,是山风明月种在生命里最早的根啊!

夜露起,已沾衣。西斜的满月,泛出橘黄,天河清浅,垂在檐角,明星灿烂,山里的灯火,都隐遁了。

更尽最后一道茶,走进土屋,和衣躺下,头枕一窗月色,漫山蛙鸣,清风入梦,竹影翩跹。

相思已解,不待来生。